

20余年前,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风靡一时,20余年后,《新编辑部的故事》走俏荧屏。在我们报社,也有这么一个编辑部。在报社20年的发展历程里,编辑部和记者部之间分分合合。如今的编辑中心,更是把照排室也囊括进来。在这个中心里,是否也有戈玲、冬宝式的人物?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请听听我们的老编、新编讲述

新编辑部的故事

不眠之夜

张翔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奥运会的大幕缓缓拉开,百年奥运梦在那个晚上成为现实。对于市民来说,那是一个守在电视机前欢呼的不眠之夜,对于报社的采编照排人员来说,那更是一个不眠之夜。

版式和内容分类在编委会的安排下,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准备好,前一天还刊登了同事谢瑶精心设计的封面版,瑞安人的骄傲、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成为重要的元素,融合在版面中。当天的版面我分到了重头戏——第五版的开幕式和第八版的瑞安人看奥运。

最初担心的还是第八版,因为开幕式在晚上20时左右才开始,记者李武、陈成成、孙凇要赶到民宅、商店、广场、企业采访和摄影,回报社时间预计在22时左右,写完稿走采编流程,24时都不一定能付印。而超过24时付印,第二天的报纸很难及时送到读者手中。

事实证明我们预计错误,最大的问题并不在第八版,而是第五版的开幕式。

开幕式时间很长,直到次日零时许,李宁点燃火炬塔,在全国人民的欢呼声中才结束。

时间已经超出了预计,编辑部还剩责任编辑管舒勤、一版的编辑金晓锋、五版编辑我、校对陈静,大家都在等一篇稿子——新华社的开幕式通稿。

凌晨2时左右,通稿还没来。大家开始担心,再等下去的话,日报要变成晚报了。

我们请示值班总编朱友好,等下去还是换方案?朱总说,百年一遇的北京奥运会,值得等下去。

新华社的稿件发过来时,已是清晨5时许。

版式付印时间,是在一个多小时后。

朱总签字付印时说,我们筹备奥运会版面最大的失误是忘了多买几箱方便面。

在报社附近的早餐店吃过早饭,天已经亮了。路过报社大门,10来位投递员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上前向他们表示歉意,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在那里等待3个小时。3个小时后,他们要争取时间,尽快将报纸送到读者的手中。

版面背后

金晓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报社迎来复刊20周年,2000年10月与报社结缘的我,可以说是一位老人了。

往事悠悠,又上心头。想想从记者岗位转到编辑岗位的这四五年,编过的版面数不清,其中的酸甜苦辣,说不尽。有时候,明明简单的一个版面,这里头的心思和背后的功夫,也只有自己才知道。

记得2012年7月30日一版,只有一篇评论员文章,一张占了大半个版面的奥运冠军拼图和奖牌榜,版面并不复杂。但是,这个版面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因为那张拼图。

7月29日是周日,也是伦敦奥运会第二个比赛日,我是一版编辑兼美编。周日,我们没有出刊,周一的版面要报道奥运会开赛中国队的战绩。中国队很强,头两天获得6枚金牌,这让我犯难了:6张图片可怎么安排?规规矩矩排成照片墙,既无新意也不美观。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一个方案:不同方式处理图片,不规则拼图。

于是,上网搜索了很多组冠军图片,再根据原先思路,从中挑出合适的6张图片。别看只有6张,处理起来真是费了不少劲,其中3张给抠了图,花了很大工夫。接下来就是拼图,为了构图好看,来来回回摆了很多次,终于产生了一幅让自己满意的构图。最后,我用伦敦刮起中国风暴,为这个图定了主题。虽然做这个图花了好几个小时,当天其他版面都完工了,我还在拼我的图,但是整体效果获得值班领导认可,心里也有小小的成就感。

在编辑部,做版面的故事还有很多:一个标题,前前后后修改了6次;一个数字,与记者沟通了1个小时;一个版式,2个小时琢磨出来的居然推倒重来。同时,编辑还要承受心理压力:曾多少次,在半夜回到家后,为一个突然想到的模棱两可的对错彻夜难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字眼整夜担心,曾多少个早上,不敢接听报社领导或同事的电话,深怕告诉你的是出错的坏消息,曾多少次,为了一个差错,而内疚、难过很多天,各种虐啊,可是,谁叫咱是编辑呢?

你的成功,消亡在别人的成功之中;别人的失误,却要分担惩罚。这是作家茹志鹃献给编辑的赞语。我是编辑,我深有体会。

夜编 闲谈

金邦寅

版面好了!赶紧来!来了!来了!我应了一声,伸手却接空了,原来是一个梦。愣了好一会,我不由自嘲:这算职业病吧!

仔细算算,当编辑也有一年两个多月了。记得2012年4月18日那天,是我刚由记者转到编辑岗位上上班的第一天,恰赶上瑞安日报新一轮改版,在紧张、惶恐与兴奋中度过了第一天。

当编辑第一天,跟资深编辑张翔、金晓锋闲聊做编辑的感言。晚上回家儿子已睡下,中午起床儿子已上学,十分愧疚。凌晨一二点才睡,早饭中饭一起吃,日夜颠倒。

对这话,我一开始嗤之以鼻,吃饭倍儿香、睡觉倍儿甜,才是我的风格。但现在,我的作息规律似乎也朝坏的方向发展了,真是嗚呼哀哉!

当编辑尤其是夜班编辑,确实异常辛苦。去年冬日,窗外寒风凛冽,下班已近23时。半个小时后,还在回家路上的我,突然接到值班领导的电话,说是一处文字不恰当,需要改。我顿时一头瀑布汗,纠结再三,硬着头皮打电话给照排员。那天,已回家中的照排员重回办公室忙了1个多小时,跟印刷厂沟通,让领导撤签,上版面改字,重新做电子版,再传给印刷厂。那晚,虽成功偷懒没有回办公室的我也睡得格外迟。这样类似的经历,大部分夜班编辑不时会碰上,有时甚至一连好几天深夜才回家。

当编辑制作标题是基本功。但往往一字几茎白,这我们都佩服部主任唐亦佳。她修改标题往往又快又好。一次,编辑朱颖一拿着大样从值班领导处回来,同志们,大家帮忙想一下淡定的反义词是什么?原来,她的百姓事版面两个稿子,上一个标题是《休渔期,海鲜猛涨》,下一个标题是《端午节,鸡蛋淡定》,领导肯定了淡定,要求改一个标题。慌张、不淡定、猴急,要不干脆忐忑、蛋疼?我跟良和、张翔、晓锋、伟芳编辑纷纷献策,然后大伙哄堂大笑。发飙怎么样?亦佳姐一锤定音。《休渔期,海鲜发飙》、《端午节,鸡蛋淡定》配对成功,颖一喜滋滋下班。

曾有朋友这样调侃:上辈子不努力,这辈子当编辑。现在,我看电视、看书,总会下意识查看错别字、看语句是否通顺。但我还是更赞同方文山的一句话:只有文章能穿梭千年。是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总得留下些东西,而生命过处能留下点痕迹的,不过是文字而已。

那些年的照排室

管舒勤

稿件上传,取稿,编稿,签发照排,远程传版。如今,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无论记者、编辑身处何地,工作上都能实现全程无纸化、无缝对接。哪怕老总出差在外,也能通过全媒体服务平台上的监控中心,随时掌握次日出版报纸的排版动态。如果时光回到19年前,这一切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第一张自排报纸

1994年1月起,《瑞安报》改为周二刊。在这之前,组建报社照排室的各项准备,包括人员培训、购置设备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1994年3月5日,星期六,出自本报照排室的第一张报纸诞生了,共4个版。大家的激动心情自是不言而喻。

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那张报纸的排版,可能会哑然失笑,觉得粗糙、稚嫩,甚至土气。可是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你就不会小看它了。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印刷厂才推出世界上第一张用计算机激光照排技术处理的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1994年4月,《西藏日报》开始应用激光照排技术出版,标志着大陆所有省级以上报纸的印刷全部进入激光照排技术阶段。作为一家县级报纸,当初我们可是紧跟潮流哦。

划版和排版

当年的编辑应该都不会忘记,在照排员电脑拼版之前,首先得在版样纸上设计大致的版式(划版),每条稿件的位置,标题占几行,图片多大,供照排员按图拼版。那时候的报纸排版参照的是《新民晚报》的穿插式,稿件之间互相咬合,版面上不能出现上下或左右一通到底的情况。这对编辑来说,划版就成了技术活。

婉约派编辑划版前,要准备好计算器、尺子、铅笔、橡皮、剪刀、若干张

版样纸,危襟正坐,半小时内不许有人打扰,加加减减,涂涂改改。等递到照排员手中时,这张版样上面不仅有铅笔、圆珠笔、钢笔的痕迹,甚至有毛笔,版样局部可能还用胶水张贴过,计算稿件字数可以精确到个位。如果电脑拼版一次性到位,博得照排员一声划版真准的称赞,编辑的好心情可以保持很久,最怕听到照排员说排不下、太空了,那就意味着要删稿或补白,事倍功半。也有豪放派编辑,唰唰几下,不到5分钟,版样就出炉了,排不下?最后一段去掉!太空了?加个题花。

娇贵的照排室

那时候的照排室,很草根,两台黑白的286台式电脑,专供文字录入,一台供排版的彩显电脑(后来增加到两台),一台发排机。两台电脑之间文件传输,靠的是软盘。即便这样,照排室在报社里的地位仍然娇贵得很。

当报社尚蜗居在市委老干部局大楼时,记者室、编辑室在一楼,照排室在三楼,一间约20平方米房间里,铺了地毯,除了编辑在排版时换拖鞋进门外,基本谢绝其余人员入内。

报社搬迁至瑞中斜对面的一户民居后,照排室仍然高高在上,占据了四楼光线充足的一个房间,而且有空调。这可是当时报社唯一一台空调啊。夏天最热的时候,一墙之隔的编辑,会拉开当中的推门,蹭一点清凉。

匪夷所思的物品

那时候照排室里的家当可不只电脑,还有一些物品看起来似乎跟照排毫不搭界。比如说,一张席梦思、两部电吹风。

席梦思,是为3位照排员准备的,如果夜班结束太晚了,3个人就在照排室里将就一晚。其实算起来,真正在照排室过夜的日子屈指可数。倒是在几次搬迁时,拉板车的搬运工有些想不通,报社的办公用品里为啥会有张席梦思?

电吹风,千万别误会,以为这是给照排员洗完头吹头发用的,那时因为供印刷的胶片冲洗出来后(类似于传统照片的胶卷冲洗),自然晾干太费时间,得两个人各拿一部电吹风,快速将其吹干,送往印刷厂。

